

甘建华地理诗选(四首)

我爱眉山的三角梅

眉山的三角梅让我惊奇
灌木如乔木一般展翅欲飞
高出屋檐的猩红色花朵
千家万户春光明媚

眉山的人物更让我惊奇
三苏父子风光无二
两宋九百零九位进士
四海来宾皆为之低首皱眉

我来小城参加散文赛事
提前五年给东坡磕了三记响头
眉山的异乡客
从此梦萦着眉山的三角梅

晏家湾

深藏于大巴山中，常年铅灰色
天空下，几株珍贵的黄檀
迎宾村口，远山奔涌而来的
清溪，从拱桥下浅浅地淌过
长长的青石板道上，细雨斜风
总有匆匆而过的背影，披着一袭
如战袍的蓑衣，落窠如汉水刺客

遥远的早春二月，从这儿出走的
王姓青年，没有来得及回望
母亲的泪眼，远方的昆特依盐湖
在招手，许他一个天大的前程
多年以后，我提着骨灰盒
送他回到晏家湾，草木含悲
我与他的女儿跪在坟前：岳父！

白乐桥1号的笑脸

尽管再用花朵形容笑脸是拙劣的
但我还是要用它赞美
白乐桥1号的人们
赞美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
赞美晨雾缭绕中的绿树
赞美夜色深沉时的灯火
赞美彬彬有礼的互致问候
赞美见了客人谦卑地让道
赞美绍兴和乌镇之行的导游
赞美每一声体贴入微的关照
赞美厨神所做的珍馐佳肴
东坡内胜过了西湖孤山楼外楼
金华火腿蒸冬瓜的醇香和盐味
是我吃过最好的美食之一
而每天丰富多样的早餐
更是我们在外行走时的喟叹
当我踏上归程遥望浙江
耳中仍可听到白乐桥下的溪流声
眼前依然是动着诗人白乐天
兄弟姐妹们亲切的笑脸
还有他们困眠之余
捧读《收获》杂志的优雅神态

友人快递敦煌李广杏

味道还是那个老味道
蜜汁一般，香飘整个室内
色泽依然如古阳关
黄亮如金，光洁无茸毛
不惟是果中珍品
更应称之为瓜果之王

关键是友人的这份情谊
叫我如何消受得起
也不知杨家桥哪位仙女
为我在沙海深处
种下这株甘甜的杏树
种下汉将军李广的故事
种下我对远方的一片思念

在三千公里外的衡阳
细细地品尝敦煌的味道
想起那个著名的掌故
可敬的乡村教师
以纯朴的方言
指教班级的学生
——杏，杏，恨子的恨
不由莞尔一笑

注：老敦煌人将杏子念成恨[hèn]子。

刘道平诗二首

端午感怀

似看破红尘，临江叹暮春。
纵身沉泪水，几个醒来人！

室内藤萝

居地何其窄，凭窗幽梦长。
根愁肥水缺，叶恐小虫伤。
春最同情弱，谁能理解强！
出头知况味，人后泪汗行。

辛丑端午沐雨抒怀

□何远智(成都)

早起拾香艾叶鲜，安康祈福自心间。
推窗风雨沧桑后，号角龙舟鼓浪前。
诵读离骚穿岁月，情凝骚节祭英贤。
驱邪正气新冠灭，抗疫华章耀水天。

从盐业博物馆出来，已是中午时分。穿过馆前的小马路，向左沿着人行道前行八九十米，就会走到一条小巷的入口。入口是在右手边。

这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巷。巷子不宽，五六米左右，两边是不规则的水泥建筑，不见一棵树木花草，也没有任何的景致和特色，甚至连基本的干净和整洁也谈不上。巷子是在一个平缓的坡上，要走进巷子的深处须拾阶而上。也许是怀着寻旧的想法，也许正好是时间多得不知道怎么打发，我索性慢慢地向最深处走去。巷子并不长，也就一百多米吧。然后就会上到一个平台，平台后退十多米，是一栋五六层高的住宅，看上去恐怕有些年代了，恰好也和这普通的巷子相称。阳台上晾晒的衣物，随风轻轻摆动着，凌乱中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

这个平台大概有两百多平方米，水泥硬化的地面上散乱地摆放着五六张木制的方桌，同样老旧斑驳的分不清是棕色还是黑色。桌子被长的、方的木凳和一动就发出吱吱呀呀响声的藤椅包围着。凳椅上坐着的是几位有些年轮的老人。正是午时，阳光热辣辣地照着，本来就没有多少精神头的老人，大都闭了眼闲坐养神。桌上的播放器还在热热闹闹地响着，眼前的杯子里还在冒着热腾腾的气。这是这个年龄的老者的养身之术，那假寐的样子看去有点像我年老时的父亲。

在台阶与平台的交接处，退后大约一米左右，是一个小平台，高出路面有半米，平台上摆有两张方桌，每张可坐四人。平台的入口处，是一个灶台，灶台上是一口直径大约五六十公分的铁锅，铁锅里白花花的豆腐浸泡在微微泛黄的卤水里。灶台的旁边是一张低矮的漆了桐油的木桌，鲜香的蘸水碟在上面一字排开。

对于街头的小吃，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没有品尝的爱好和习惯，除非有朋友坚决相劝。这次是一人，当然也没有意思，一边看一边已经走过。但今天的双脚实在有点奇怪，走了几步便再迈不开腿，怪怪地停在了平台的边上，眼光早就投到那咕嘟嘟的锅里和那香喷喷的碟子中。虽然我已经吃过了午饭。

一位头发花白、围着紫红色围裙的、看上去年龄六旬左右的老者满脸慈祥不慌不忙地问：“吃豆花吗？”

“呃！”我无置可否。

富顺豆花有名，但不也到处都有吗？成都、绵阳，甚至外省，我在想，但是开在这样一个偏僻深巷里的，一定不是给外人吃的吧！

“想尝尝。”于是便答，“不过还要等等，问下我的孙子孙女是不是要吃。”

夜色中的感动

□何一东(成都)

她几句，她却打着哈哈说没事。我再也不进电视剧了，在电脑前坐下，情不自禁写下《夜风中的身影》一诗：
“当时针指向21点/你捂了捂冻红的脸/甩了甩头发/在青石板上轻松地几个旋转/终于下班了，解放了//这条街，曾经熙熙攘攘/引无数人打卡/如今门可罗雀/繁华不再/但你，依旧在摊位上坚守/刺骨的寒风/不会怜香惜玉/冰冷的霜露/休管他人死活/一个月的口粮/只有用辛苦的业绩去换取//你独自在夜风中前行/偶尔飘下的落叶与你为伴/橘黄的街灯/好像妈妈的眼睛/闪烁着温暖/可妈妈在远方/她看不见自己的孩子/在另一个城市的孤独/站台上/寒风一阵阵地袭来/吹乱了你的乌黑长发/但你仍然在语音中打着哈哈/一声‘早点休息，晚安’/让在家中守着火的我顿生惭愧/我仿佛看见/你在寒风中的身影/窈窕而坚强。”

今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天气寒冷，我和朋友前往金牛区新打造的北门里，爱情巷一游。这条小巷也就几百米长吧，围城都是统一的砖红色，墙体上凸显各种与爱情有关的造型，由红心、520、1314、爱情锁链等组成。到了这里，自己好像回到青春时代，往事也历历在目……

青史时空，星移斗转；宜宾风貌，地覆天翻。万里长江第一城，扬今掘古；中华诗酒无双郡，迪后承先。独地建建筑，尚须卓萃；文脉丰碑，尤应昌延。问少陵诗，山谷咏，五粮液，荔枝盘。对妙吟佳酿美果，频思三绝；宝塔岷流金沙，欲畅一瞻。趁繁华盛世，政通人和；复爰集东楼，意定情坚。故辟坡选址，南广镇畔；铸石奠基，大溪口边。看七层楼宇，江滨耸立；四下云衢，蛛网

蜀南胜地，星分参井；叙府东楼，鸟瞰滇黔。北瞻天府路，南俯七星山。西迎雪域水，东挹长江源。物华天宝，千秋史鉴；人杰地灵，百代文传。

记秦汉以来，系军政边陲要塞；唐宋迄今，领西南半壁雄关。凭水陆交通，物流集散，樊道蔚成枢纽；扼丝绸南路，商贸往还，市廛广纳俊贤。因缘际遇，世需优渥客；应运而生，唐建兴会坛。人称杨使楼，位矗岷江岸；光耀戎州境，名扬诗圣篇。其八面迴风，花窗翼瓦；九霄垂露，凤角龙檐。促阆苑宜宾，更宜山宜水；芳华醉月，堪醉酒醉仙。登楼纵览九宇八荒，倾情遂愿；赏景漫寻三江六岸，尽兴酬酢。引风雅文人，书香门第，庶民骚客，显贵达官。皆常人闻听琴，倚栏品茗；举杯斟酒，围席开筵。逢绿漫红娇，佐食荔枝鲜果；仗绣堆锦簇，效颦妃子笑颜。

我返回停车场，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两个四岁的孩子。孩子的天性是喜欢吃，哪管饱不饱。我的话音未落，孩子们便高兴地异口同声喊着要去。

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其中的一张方桌坐下来，只点了一大碗豆花。随送的是米饭、蘸碟、米汤。这些是不花钱的。豆花不凉不热，一会儿的功夫，碗碗见底，大出我的意料。

“老乡，多少钱？”我问，在平时，我想我要是喊“老板，买单”的，但今天觉得喊不出这几个字。

老者用两手的食指搭了一个十字架，那意思是十元。

“多收点吧，要了一碗豆花，吃掉两碗米饭，喝了三碗米汤，您做不出！”我发自内心地说。

“不存在，好吃就好，孩子爱吃就好。”这里的人总爱用“不存在”这样一个词表达友好和豁达。

对于这豆花，我只能说好吃。为什么好，说不出道理来。

回到成都几天了，一直忘不了这顿饭，其实称不上一顿饭，有意无意地要和人说起我吃过的这条小巷的富顺的豆花。

再一次说起时，是在自贡的一位文友处，他告诉我，富顺豆花好在豆子、蘸水、卤水。豆子是土土生长的。蘸水是几百年积淀的，有很多迷人的传说，特点是辣而不燥、麻而不涩、鲜而不烈、甜而不膩。这么个小东西，能被国家质检部门评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说明确实好，也成了来过富顺的外乡人必带的美味。自贡卤水丰富得无地可比，千尺井下的盐卤至今汨汨不绝。卤水点的豆腐，一定比其它点的要好。朋友一口气介绍了富顺豆花好吃的秘密。

此时，我才猛然想起，自贡是个盐都。

没过多久，恰好受邀到自贡采风，看了一些地方，听了一些介绍，翻了一些书籍，算对自贡有了更深了解。

自贡产盐，历史悠久，无出其右。从古籍《博徒论》和《华阳国志》的有关记载来看，自贡地区的盐业起始，应该在东汉章帝时期，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近两千年的盐业生产过程中，自贡开掘了一大批古井。到1914年，仅自流井区域内还有“水火两井共九百六十眼”，废井一万一千八百多眼，流传有“自流井盐井多如麻筛”的说法。

自贡盐井的发明创造，沉沉浮浮、影响贡献，历朝历代多有深情而详尽的记录、书写，读之令人感慨不已、赞叹不绝。许多人甚至因为对这座城市了解甚少而抱憾。我是这其中之人。

这一听一看一翻，也尽好发现，这座有盐在先的城市，如今依然在许多方面，无不或深或浅

品读自贡

□侯志明(成都)

地留有盐的印渍。

这豆花不说了。众人皆知，自贡还是一座灯会之城，素有“天下第一灯”的美誉，多次荣获大世界吉尼斯奖。自贡彩灯历史悠久，自然和自贡盐业发达、百姓富庶这个大背景有关。但经久不衰，而且越办越好，无论技艺、规模、影响国内外首屈一指，到底有怎样更深层次的道理，多少年了，从没有想过没有过问。

此次，陪同我们采风参观的是市领导谭豹先生，也是老朋友，一路参观一路闲聊，自然也就聊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现代、美丽、精湛、震撼的自贡彩灯背后其实是一种与盐业有关的技艺的支撑。他举例说，比如“群狮戏球”这组灯，如此大气磅礴只有自贡可以做出来。这六只狮子是用瓷器捆扎的，多少只瓷器呢？两万零四百八十件。还有“百米瓷龙”，使用了杯、碟、碗、盏、勺、盘各类瓷器二十多万件，重量就有五十多吨。龙头摆动，龙嘴吐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自贡能把它做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结实、这样的活灵活现，是有核心技术的。

和盐井同时诞生的天车是自贡的鲜明标志，谭豹先生介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贡市还有天车上百座。随着盐业由传统工艺向现代工艺发展，大批天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仅存十八座，其中最高的达六十多米，负重近二十吨。麻车有六脚的、四脚的、三脚的，是用浸过桐油的麻绳把无数根杉木捆扎而成的，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这一技术流传至今，就成了自贡灯会的核心技术。

十多年前，我在紧邻自贡的内江工作时，有幸年年在正月间前来观赏。因为那时也只有春节期间展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只能看个热闹。现在，一年要展出十个月，给人们留出了充裕的时间，才有机会慢慢地观赏，详细地了解。更重要的是因了老朋友的耐心和热情，才算摸了点门道，补了点遗憾，知道自贡的灯原来也和盐分不开。

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盐帮菜，以味重、味厚、味丰为特色，据说起源于东汉时期，代表菜品有火边子牛肉、水煮牛肉、粉蒸牛肉等。顾名思义，也是和盐有关系的。盐帮菜几乎遍及天下，估计不少人曾大快朵颐。其中为什么食材又以牛肉为主？这也和盐业分不开。

采盐需要动力，当时的动力就是牛，几乎没有替代之物。据民国二十年《富顺县志·卷五·食货》记载：“自流井厂推水牯牛约十余万头，每年老病倒毙及四乡因病宰杀者均由皮行收买，除销箱店鞋铺小作外，无成莊制革者，由川渝商运至遇见一位新认识不久的朋友梦雅，在格子间摆摊卖各类茶叶。她穿着汉服，模样儿更显俊俏。我问她春节怎么也不休息？梦雅笑道：“哈哈，我们没正式工作，全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再说，疫情期间，也不能外出，在家里也没啥事，出来练摊还愉快些。还有，政府鼓励我们拉动产内需，不但不收摊位费，每天还补贴100元呢。”

我说：“给你照张相吧，新春留影。”梦雅摆好姿势，比着剪刀手，偏着头微笑着，可爱而调皮。从她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她对自已的信心和对生活的热爱！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经过网红之地——望平坊滨河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街边一个格子间摊位上，一位很年轻的姑娘正专心地给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美女“模特”画像，画技虽然不十分纯熟，但不到二十分钟，就给美女画好了头像。我看了看，有百分之八十几的相似，还算不错。

姑娘画像时，一些游客围着观看，有的还说什么地方画得不太好，但她很平静，没有露出任何不悦的表情。美女“模特”也始终是含笑的表情，全程没有提出什么要求，看得出，她很宽容对待画像的姑娘，也把被画的过程当作一种放松与享受。最后，美女手持画像，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笑容，那一刻，夜色也更加美丽！

宜宾东楼赋

□蔡长宜(成都)

接风洗尘，时期异；贺喜添寿，风俗未迁。故高朋满座，乐飞楼外，雅客如云，伎鼓樽前。任历代名家，唾珠漱玉；各朝胜迹，下笔留贤。

人世沧桑，涝灾卷地；风云变幻，洪水滔天。记唐代马湖荡圯，城遭灭顶；惟旧州古寺尚存，楼获重妍(1)。数朝庶建名楼，图承宿志；谁料难防劫运，仍化灰烟(2)。

青史时空，星移斗转；宜宾风貌，地覆天翻。万里长江第一城，扬今掘古；中华诗酒无双郡，迪后承先。独地建建筑，尚须卓萃；文脉丰碑，尤应昌延。问少陵诗，山谷咏，五粮液，荔枝盘。对妙吟佳酿美果，频思三绝；宝塔岷流金沙，欲畅一瞻。趁繁华盛世，政通人和；复爰集东楼，意定情坚。故辟坡选址，南广镇畔；铸石奠基，大溪口边。看七层楼宇，江滨耸立；四下云衢，蛛网

重庆销售洋庄，岁出总额约八九千张。”这只是一个自流井厂的量。全自贡是个什么数字？肯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所以牛肉成为盐帮菜的主打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曾经工作过的内江被誉为“甜城”，但翻看自贡的书籍，发现自贡的糖业也很发达，《富顺县志·卷五·食货》记载：“县境产蔗多在上游沿河两岸上东下北两路及荣溪之仙滩沿滩等处，每年产出总额约计三万万斤有奇，每一斤约得沙糖一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看来自贡真是座最有滋味、最值得品味的城市了。

自贡的恐龙化石时间久远，品类繁多，规模惊人，被称为恐龙之乡。自贡恐龙博物馆也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享誉海内外。每年来这里参观的人不计其数，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此次参观采风，广东的朋友就用视频给孩子做了个直播，那高兴的神情也长久地感染着我们。这是自贡的又一笔宝贵财富和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是不是也和盐有关？我想应该有的，也是值得探究的。

漫步釜溪河畔，仿佛这汨汨滔滔的河水刚刚从远古流来，还带着远古的气息。

因盐而设市。我第一次知道了自贡两个字取自两口盐井的名字——自流井和贡井。有益在先，有市在后，这种因一种资源而建一城市的先例并不少，但像自贡这样处留下鲜明印迹的并不多。从这清晰的印迹中，我们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分明经络，看到了它沧桑前行的不平凡的轨迹。

一年比一年清澈美丽的釜溪河，储存着过往，也映照看未来。

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在自贡盐渍浸泡的印痕里，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和事一直深深感动着我。

川盐济楚，自贡不辞。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淮盐的运输通道被堵死，湖北、湖南陷入无盐可吃的困境，在此之时，政府议准川盐摆脱控制直达缺盐地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川盐济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破坏淮盐生产，两湖食盐供不应求，甚至发生盐荒。国民政府令川盐增产，供应川、康、滇、黔、湘、鄂、陕七千多万人口。二次济楚，凛然大义、苦辣酸甜，自贡盐人不知更记得哪头？

抗日捐金，天人可鉴。1944年抗战吃紧，四川掀起献金高潮，全省五千多万人献金五亿多，其中自贡二十二万人献了一亿二千万，震惊全国。

自贡，其他不说，就这两件事，就足以让人看到它骨子里长着的雄性和大义，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



舍予作品

巫山云雨

长滩十里洞

上下千年